



論語義疏

一

論語義疏

身而為政
八佾里仁

四七 18
416
1



甲午
第916
卷41

月本

皇侃論語義疏

高塚藏書 江端氏藏

皇侃論語義疏新刻序

皇侃

往者根伯修與神君彛俱遊下毛
足利學足利之藏昔稱石室中遭
散失而塵塵乎存於今海外後世
所不傳異書猶多矣君彛乃與伯
修雙挾七經孟子而還考文既刊

行於世矣。伯修與功為多矣。而又
伯修所寫而還。皇侃論語義疏。即
亦海外後世。蓋無傳焉。據馬端臨
考。乃目論語疏十卷。而晁氏云。梁
皇侃引衛瓘某某。凡十三家之說。
成此書。其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

精博。為後學所宗。又云。皇朝邢昺
等。亦因皇侃所採諸儒之說。刊定
而撰正義。正義因皇疏則然也。未
知馬氏所考。即所親覩。而云歟。抑
將徒耳所傳。而勦說歟。夫邢疏出
而後。幾程朱諸氏經生之學。紛

謂取他人之說以為己說也
曲礼毋勦說

紛輩出。雖別成家。弁髦舊傳。於其所校。皇本異同。無一及焉者。泯焉可知。况復後繼。無覩而非宋說者。時乃益遠。其書不傳必矣。獨焦弱侯云。公冶長辨鳥語。具論語疏。以駁揚用修。其他匏瓜爲星。一一。若

覩皇疏者。然不可以一信百道。聽相傳。文獻不足徵也。因此視之。海外後世。今亡矣。夫要之。世好事唯新是貴。乃積薪之情。率以後世爲尚。而作者不厚。亦不欲存其舊。宋人之弊。乃爾。則蓋邢疏出。而皇疏

廢矣。廢以至亾。無聞焉。爾亦其勢耳。夫邢氏所疏。比諸他正義。既屬丙科。皇疏雖詭。援證復博。觀聽不決。寸有所長。兩立而並行。非過存也。焉可附之。烏有氏哉。惟我皇和。神明扶持。物亦與世代永冬。

於是可知也。唯是足利之藏。我不可保。今而不傳。後世恐復散失。是可惜也。乃伯修氏之志如斯。則鑿刻之舉。其可緩歟。近有請鑿焉者。伯修既再授之矣。此舉也。余惟非獨海以內行。既弘矣。即傳之。

海外。而俾知吾邦厚固。有關文
明。則伯修之勤。有功於國華哉。乃
復伯修氏志。余亦喜其足以酬焉。
遂為之序。

寬延庚午春正月平安服元喬



論語義疏敘

江端氏藏
梁皇侃撰
日本根遜志 校正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
所撰錄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為教
不一。或負宸御。眾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
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顏周生魯長
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及魯。刪詩定
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

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沒之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託夢兩楹寄歌頽壤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几非昔離索行泪微言一絕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為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為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為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為體者則謂之為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

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為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為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一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為倫說者乃眾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論也言

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
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
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
論故曰論也第二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
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土呼論事爲倫事
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說皆有道
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
從音依字二途拜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
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

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
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爲義義文兩立理
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爲此書爲圓通
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彙
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鑿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
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巨鏡誠
哉是言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
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爲語今按
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爲其名故名爲論

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二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二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爲一篇合三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

篇。雍也爲第二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三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即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錄之時豈有二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口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錄云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爲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爲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爲太子大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

言論集此錄
四
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
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
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
為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
悉其名至魏司空穎川陳羣字長文大常東海王肅
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為義說魏末吏部尚書
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
孔注又自下己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即是魯論
為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大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太守高平樂肇字永初
晉黃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弘度

晉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留周壞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琰

右十三家為江熙字大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別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一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

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二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子數也

論語義疏敘

處千載之下高千載之上非事之與辭相得則吾不知其可也左氏國語互載事辭千載之下所以不謬於其解者也論語則不然何則特載其辭而不及其事也意者其為書也孔門諸弟親目其事耳其辭各私錄以供遺忘故徒奉其辭遺其事後人輯而作編亦從其緒餘而漏其事實終至使千載不識仲尼為處何事辨何物而有此言也漢儒

論語集解序

江端儀氏藏

魏何晏撰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

子記諸善言也

疏劉向者辟疆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為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

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沒後而弟子共太子太

論而記之初為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傳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

傳之

疏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齊論語二十二篇

獲諸贏發之餘而其所傳亦古齊魯之別焉專門之季嫌其文不可讀矣故逐文說解此風一起天下靡然無不偃焉者唐宋之際沿革不一亦未能免此陋習矣

當時者不亦夥焉是以戰國先秦之士動則以孔子之言實按其時勢距聖人之世僅出入于二百年間則七十子之徒或有及焉者矣自視焉耳親聞焉載其事與辭者諸子百家往々之與有而其辭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疏而猶是弟子所記

故謂為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

亦多於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魯論也

以教授之疏此三人傳齊論亦故有魯論有齊論

疏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疏並行於世故有魯齊二論雙立也魯恭王時嘗

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疏漢景帝之子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齊論有

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齊論有

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疏齊論長有三論文皆不同

多魯論二篇知道是古論亦無此二篇疏齊論非唯長

而此言也與則論語果不可解焉雖洙泗道衰闕里之季不復振焉乎然其流風遺言昭々乎存于

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

一篇疏古論雖無問王知道二篇而分堯曰後子

題為一有兩子張疏一篇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為

政為一篇故凡論凡二十一篇疏古論既分長一

十有兩子張篇也凡二十一篇疏古論既分長一

齊魯論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

之號曰張侯論疏禹初學魯論又雜講齊論於二

名之曰張為世所貴疏此論既擇齊魯之善合以

重論也張苞氏周氏章句出焉疏苞氏咸也周氏

侯論也張苞氏咸也周氏章句

其實故也已不得其實而欲其解之
不誤猶緣木求魚也
以余觀諸家猶之嬰兒相衆射隱
語也夫非事實則
碎命互相發焉則
難其說者自古皆
然昔者晉獻公使
太子申生伐臯落
氏公使太子衣偏
衣佩金玦諸從申
生者雅給仕于公
則其平素之志亦
當得而知焉已而
不能達一衣玦之
旨者以公無一言
命太子也况千載
之下無一事實徵
之而欲千千萬言之
旨將焉通之儒者
謀不出于此以仲
尼之言為如叔氏
為末世偶然發之
其視論語一如正
法眼藏不知何等
摩訶迦葉哉諺有
之曰讀論語者不
識論語此言雖卑
乎亦

論語集解疏義卷

者。注解。因為分斷之名也。苞周二。人。古論。唯博士
注。張侯魯論。而為之分斷章句也。孔安國。而世不
傳。世人不傳。孔注。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
亦為之訓說。漢有馬氏。亦注。漢末。太司農鄭玄
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鄭康成。又就
考校齊古二論。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
生烈。皆為之義說。此三人共魏人也。亦前世傳
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訓解。疏。自張侯之前。乃
而不為。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疏。中間謂荀
注說也。

足概古今。註家。是命此編曰讀論語。
論語二十篇。不知出於誰氏之手。自柳州謂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宋河南氏從而和焉。
亦未無異見焉。
物氏之徒。以毀宋
儒為多矣。乃謂
前十篇琴張所
脩。後十篇原思
所錄也。其以子
獨去姓。單書名
以為二子自記焉。
雖其言。如可據矣。
而其書。乃非著
秋以褒貶為例矣。
則二子雖書名而
難定為其記錄者。
故何則。以門人及
諸大夫之稱謂也。
一常例也。今試考
其異。稱而論之。
凡記者。錄門弟

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所見不同。互有得失。
時也多矣。言注者。非一家也。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
疏。既注者多聞。故。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疏。
此平叔用意也。叔言多。注家互有得失。而有不
已。今集取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疏。
安者。頗為改易。疏。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
名。曰論語集解。疏。既集用諸注。以解此書。光祿太
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太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
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
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疏。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
也。

子之言則稱其
冉有曰是也然
單書字或併書
文豈斷稱子哉
說已卿大夫多
子成或稱氏或
言則稱子曰此
篇亦間以孔子
問又有孔子對
須也考哉閔子
作之例而害于
首皆稱仲尼可
若曾參之稱子
嘗謂丘明作左
此而後異說紛
適見初辰已可
假令如三百篇
安知一誰氏
之作也家語出
于孔壁禮記成
姓名亦無害於
用之辨已先儒
欲屏宋儒張胡
說而不知己說
之牴牾可惡矣
哉

不亦說乎不亦
乎不亦君子乎
言似有人或不
不樂不君子之
夫子發此言也
得其事實不可
得而解也子張
於孔子曰何如
以從政矣子曰
五美子曰君子
而不費勞而不
欲而不貪泰而
驕威而不猛子
曰何謂惠而不
子曰因民之所
而利之斯不亦
而不費乎擇可
而勞之又誰怨
仁而得仁又焉

論語集解序

字如子貢曰子夏曰此其常也又有以姓係字者如閔子騫曰原思為之宰
有子禽問於子貢陳亢問於伯魚陳子禽問於子貢之文同一人而或
姓名或併書姓字何常之有曾二子雖以子稱焉有哀公問於有若之
如冉求或書冉子或書冉求或書冉有亦唯非一矣德夫以名則為罪之者安
書謚孟武伯季康子等是也然如稱季氏王孫賈崔子陳司敗大宰棘
稱子或以名或以字或以官係姓或單稱官亦非特書謚焉凡錄孔子之
其常也而季子篇則總稱孔子曰是以說者或疑此一篇乃齊論然他
曰起頭則未知必然耶否也凡諸侯之問則文稱孔子對曰而季康子
曰之文也孔子呼門人告之則名之如參乎雍也是也而又有小人哉樊
騫可見或連稱姓名或併呼姓字豈直名之乎韓愈方弘靜之輩欲強
辭亦大哉門弟子告於孔子則稱夫子或稱子此又其常也而子禽子
見論語無常稱如此故深泥官啣稱謂害文義遠矣故予斷之曰有
琴牢原憲之書名記者以意錄之耳將以是定作者不亦安乎茂卿
傳其說尚矣宋儒泥韓愈浮誇之言而疑耻巧言令色者非其人由
如太氏古未所傳丘明作左傳之類存之何害強辨其非古書皆廢
謂知言哉然其於論語何爭作者之曉夫古書不可知何人作者多

論語集解序

終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江端氏藏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學而第一

疏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

矣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
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
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
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眾典以教一切故以
學而為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
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馬融曰子者男子通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是與此章句法同而問答之語審盡焉者也意此章亦為問者而答語然記者略問語特載答語耳又與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同法彼不亦重乎不亦遠乎二句對上任重而道遠故知此章亦當有說樂及君子之事而記者道是非知文章者乃所不易謂也先儒不知焉以為夫子使門弟子入學文之道方其意一如初如大聖四十九年說法教戒優婆塞之輩豈不陋乎原佐尊信此篇以為一部小論語亦皮相矣哉

稱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

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

不亦樂乎注苞氏曰同門曰朋也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注愠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愠

之也注子曰至子乎云子曰者指於孔子

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

以下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

此一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

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

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

幼為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二明學業

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招友

為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

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

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君子乎為第三明學業

已成能為師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後乃學成

為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

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

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

少時法也謂為學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

先王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就人身中為

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一就人身中為

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擇格幼則迷昏故學

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

學者當以是
既見也

也為君子者亦然也。○馬融曰至憚也。○云子者男子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也。云謂孔子也者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不關通他。即指謂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即是日中不怠之時也。舉日中不怠。則前二事可知也。○注苞氏曰同門曰朋也。○鄭玄注司徒云。同師為朋。同志為友。然何集注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注慍怒至之也。○就注乃得兩通。而於後釋為便也。故李充云。慍怒也。君子忠恕。誨人終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肆。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時習。中於講肆也。

有子曰。○注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為人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注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

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注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注苞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

疏有子曰。至本與。○云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者。其孝悌者。上者鮮矣。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云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為心。以恭從為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志不諫。故閑其少。分合必諫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愧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

論語集注卷之一
四

太宰德夫解巧言令色也引自陶謨曰畏乎巧言令色孔子曰安國曰孔甚也巧言靜言庸章令色象茶治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純按禹言巧言令色而以孔生足之者所以由明巧言之非也知是巧言令色雖如平說而重在巧言二字故孔子他日各巧言亂德又曰惡利口即巧言詩又有利巧言篇而未有專言令色者然民詩有令儀令色句乃美仲甫之詞與巧言令色異也然則令色未可惡而巧言令色可惡也又按回命云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使辟側媚其惟吉士孔傳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彘按巧言令色一句中文字自對豈有巧言重令色輕

者實在辨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熊埋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尚無意犯上必不職為亂階也侃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間然如為煩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明今案師說云夫孝者不好親之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孝者亦未之有也云云君子務亂此孝者不好必無亂理故向慕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為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為孝推愛及物為仁也○**註**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為孝推愛

輕重衆德悉為欲信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註**苞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巧言令色鮮矣有仁○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為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為少非為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實令色無質無

曾子曰**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吾日三省吾身德也曰三省三次也人之作事一次曰一次曰再曰三曰三三云者不過再曰三三云者不

此三次其實屢次也
古人言三者其言皆
然朱喜不知古辭見
曾子所言者偶三
事以為君子省其身
何止三次遂謂曾子
以此三者曰省其身
認哉向使曾子所言
四事五事則將言四
省五省乎是可笑也
蘇維禎曰凡三事在
句首者為三次之義
如三復白圭三以天下
讓是也在句尾者
為數目之字如君子
所貴乎道者三君
子道三是也蓋按
德夫謂不止三次者
恐非也本字三意
而後行子曰再是
可矣也不止三次則
何得言再哉左氏
襄公三年傳子尾
曰稱擊扉三曰子
十傳伯石辭卿三
近公九年傳齊侯為
無存親推葬車三此
三字皆在句尾而為
三次之義豈得止為
數目之字哉如三者
不除三年

道千乘之國 叙文
道音導 皇侃本作
道馬融曰道者謂
為之政教也包咸曰
道治也邢本正文注
文皆作道大宰純曰
合馬包二說而其義
裁備惟道字訓治
考諸他書未見其
例錄按德夫不知
字義唯咎道訓治
夫道者教道之
謂也故馬季長
謂為之政教以政教
化民也民化于政教
其國自治故訓導
為治也然未如為教
導之道何得假治
為義乎道千乘之
國者言教化諸侯
之國人也指卿大夫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
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疏曾子
習乎○云吾日三省吾身者省視也曾子言我生
平戒慎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
也云為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為人圖
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
省視察恐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
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為信乎云傳
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
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
過自視况復凡人不可不為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
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有此
三行否也○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姓曾名參
字子輿○註言凡至之乎○得無猶無得也素猶
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
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

學雖在句首而為數字豈有三次之義乎

稱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註馬融曰導者謂為之政教也司

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
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
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
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
焉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
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里之國者適千乘也
馬融依周禮苞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

與政者言之物茂
御曰道知道宋
衛之道讀如字
其意謂天子巡
狩諸侯之國也
說不足據焉若
皇本作道守者將
謂之何必為誤字
乎為後人從陸音
改之乎

事而信註苞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
信也註節用而愛人註苞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
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註苞氏曰作使
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疏子曰至以時○此
國法也云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
諸侯千乘千乘尚式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
謂為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
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為人君者事無
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
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
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民上不
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
及道路也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
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瞑闇

之稱使之法則唯指黜黎也○註馬融曰至存焉○
此明千乘之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為步者司馬法者
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為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
之說也凡人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
步六尺也云步百為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為一
畝也云畝百為夫則長百步有母養之功見
畝百為夫則長百步有母養之功見
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制農田百畝隨地肥瘠及其
家人多或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隨地肥瘠及其
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為屋者每夫方百步今
云夫三則長三百步者是也若並而言之則廣
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為屋者
故名之也夫一夫一室也云屋三為井者則屋道乃成
故合三夫三目為屋也云屋三為井者則屋道乃成
長百步今夫三屋並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為井者因
夫間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
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為耦長沮桀

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
 則長六百。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
 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十六里。
 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也。是。少。方。
 有一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者。為。
 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
 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四百里。今以。
 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
 每一百四十。又設法破而埤西南角。猶餘方一。
 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
 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
 千乘。用地方三百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
 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得過。
 焉者。雖魯方七百里。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千。
 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亦云苞氏曰。導。
 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故方百里國。
 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

少九百里。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
 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者。有。地。方。十。里。
 者。千。即。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
 十六里。三。為。九。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
 百。三。乘。是。方。百。里。者。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
 十。人。也。云。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
 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
 城者。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
 地。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
 溝。構。也。縱。橫。相。交。構。也。云。井。十。為。通。者。此。十。井。之。
 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井。也。遂。取。其。水。始。遂。
 字。故。鄭。玄。曰。似。井。字。故。謂。為。井。也。遂。取。其。水。始。遂。
 井。井。間。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
 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水。相。通。如。井。
 尺。耕。伐。地。為。溜。通。水。流。水。流。一。尺。畝。然。因。名。曰。畝。以。
 溺。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畝。然。因。名。曰。畝。以。
 尺。耕。伐。地。為。溜。通。水。流。水。流。一。尺。畝。然。因。名。曰。畝。以。

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為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為一通。通十為城。城出一乘。今此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者。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一方十里者。有一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苞氏依王制。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苞氏所說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及王制之。叔自下意也。言馬及苞兩家之說。並疑。未知誰是。錄我今注兩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子曰。至學文。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者。弟子猶子弟也。言為人子弟者。盡其孝悌之道也。父母在

闈門之內。故云入也。兄長比之。疎外。故云出也。前句已決。子善父母。為孝。善兄。為悌。父親。故云出也。疎故云出也。云謹而信者。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云汎愛衆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衆。故廣愛一切也。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比。故見有仁德者。而親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答。曰。不可一例責也。即五經六籍也。與古之遺文也。○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

能致其身註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

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疏曰子夏

學矣○云賢賢易色者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則此

好賢矣○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

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

者亦是獎勵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

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

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則當竭其

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

君能致其身者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能致極其

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

難故宜致身但親主家門非患難之所故云竭力

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言而有

信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接義主不

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也此勸人

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孔安國曰固蔽

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

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鄭玄

曰主親也憚難也疏子曰至憚改○云君子不重

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君不重則無威無威則

人而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

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敢

重既無威學又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

君子不重則不威此與考經君子言思可謂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其德教而行其政令數語相成表裏然此章不知夫子何由而

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為心。百行之主也。云
無友不如己者。又明凡結交取友。必令勝己。勝
己則己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
則。已。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
以。忠。信。為。友。則。勝。已。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
以。忠。信。為。友。則。勝。已。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
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云。本。言
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
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已。所。以。進。也。下。同。乎。不
已。所。以。退。也。夫。上。同。乎。勝。已。所。以。進。也。下。同。乎。不
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已。所。以。進。也。然。則。求。友。之
天。下。之。豐。壘。也。今。言。敵。則。為。友。此。直。自。論。才。同。德
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
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矣。所。施。也。云。過
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
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誤。不
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也。故。李。充。云。若。友。過。誤。不

人。改之為貴也。○**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侃案孔
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敢。重。縱。學。亦。不
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鄭**
玄曰。主親也。憚難也。○**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
也。人。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註**孔安國曰。慎終者。

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
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疏**曾子曰。至厚矣。○
終追遠者。慎終。謂喪盡其哀也。喪為人終。人子
宜窮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為之宗
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敬。是追
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宜慎也。久遠之
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
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弄。是以慎終如始。則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章句
夫君子之
德也
有以
化民
成俗
其
本

勤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
○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

與抑與之與。註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

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

至之邦。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

與為治耶。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

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也。註鄭玄曰。言

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求之異。明人君自願

求與為治也。疏子禽問至與也。云子禽問云云

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至之國。必早逆聞其國之

風政也。故問云。求之與者。與語不定之辭也。問言

孔子每所至國。必先逆聞其風政。為是就其國主

求而得之。否乎。云抑與之與者。抑語助也。亢又問

言為是。孔子不就國主求。而國主自呼與孔子為

治。而聞之。否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答禽。說孔

子所以得逆聞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為

大夫者。則得稱美為夫子。孔子為魯大夫。故弟子呼

之為夫子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

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已謂

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

所至之邦。必逆聞之也。故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

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

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求此而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乎？人之求己也。諸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顧歡云：夫子求之，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云。凡人求己，而諸人訪之於聞，故曰：異也。○**註**：必與聞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註**：鄭玄曰：至治也。○**註**：云言夫子云者，亦會兩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云者，此云：人君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疏**：子曰：至孝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者，此明人之行也。其志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為志，是也。言人子在，則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在則心而外，必有趨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觀之事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即是孝也。所以是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

也。○**註**孔安國曰至行也。○云觀其志者志若好善聞善事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云觀其行者得專行也。○**註**孔安國曰至道也。○此如後通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

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註**

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

不可行也**疏**有子曰至行也。云禮之用和為貴

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為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為隱故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為美者先王謂聖人為天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為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

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用復用禮為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也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註**馬融曰至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註**復猶覆也義不必信

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

於禮遠恥辱也**註**苞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

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註**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

也**註**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

敬也**疏**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

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為信。此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為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足可復驗也。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禮。則。為。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之。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若。近。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親。不。失。其。親。之。則。是。汎。愛。眾。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親。也。然。云。亦。可。宗。者。亦。猶。重。也。能。親。所。親。則。是。重。為。可。宗。也。○**註**。復。猶。至。義。也。○。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為。向。者。通。也。言。信。不。必。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其。言。可。覆。驗。也。○**註**。苞。氏。曰。至。禮。也。○。此。注。亦。不。依。向。通。也。故。言。恭。

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近。禮。也。即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註**。孔。安。國。曰。至。敬。也。○。亦。會。二。通。然。喪。服。傳。云。繼。母。與。因。母。同。是。言。繼。母。與。親。母。同。故。孔。亦。謂。此。因。為。親。是。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鄭玄曰。學者之志。

有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

謂好學也已矣。**註**。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

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疏**。子曰。至已矣。○。云。

無求安者。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形。骸。之。內。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此。以下三句。是。不。飽。不。安。所。為。之。事。也。敏。疾。也。事。所。學。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慎。於。言。者。言。所。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慎。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

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
味。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學也。
已矣者。合結食無求飽以下
之事。並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孔

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註鄭玄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子貢

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孔

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

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也。註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

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

磋琢磨者也。疏子貢問至來者也。云貧而無諂

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貧者。能不

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以正道求

人為諂也。云富而無驕者。積蓄財帛曰富。陵上慢

下曰驕也。富積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故云富

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二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

云子曰。可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

未足為多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

可。未及臧也。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

有勝於無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

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

憂。回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又舉富

行。勝於不驕者也。富能不驕。乃是可嘉。而未如恭

敬。好禮者也。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

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可。行。禮。故。言。禮。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孔。子。言。貧。樂。富。禮。並。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之。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成。器。之。義。其。此。之。謂。不。乎。以。諮。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既。知。引。詩。也。結。成。孔。子。之。義。故。孔。子。美。之。云。始。可。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義。始。於。此。也。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言。始。可。者。以。可。言。詩。義。也。諸。之。也。言。我。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為。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怯。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知。心。厲。已。故。引。詩。以。為。喻。也。○**註**鄭。玄。曰。至。苦。

也。願。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註王肅曰

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疏子曰至人也。○世人多言

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人。耳。故。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人。教。興。乎。此。矣。引。之。

論語為政第二疏為政者。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

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者。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為。政。化。民。故。以。為。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註鄭

玄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

疏子曰至共之○云為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為政

性故云以法也德者得也言人君為政當得萬物之

為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

如云云者此為為政以德之君為譬也北辰者北

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眾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

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眾星共

宗之以為主也譬人君若無為而御民以德則民

也故郭象云而不違背猶如眾星之共尊北辰

子曰詩三百注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

注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注苞氏曰歸於正

也子曰至無邪○此章舉詩證為政以德之事

也云詩三百者詩即今之毛詩也三百者詩

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

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

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

篇之理也猶如為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

之道唯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衛瓘云不曰

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邪也

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注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

注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注孔安

國曰苟免罪也導之以德注苞氏曰德謂道德也

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注格正也

疏子曰至且格○

德所以勝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

劣者也導謂誘引也政謂法制也謂誘引民用法

論語集解卷之一

十八

制也故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
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者以刑罰齊民
者與法辟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
則民畏威且無恥也百方巧避求於免罪
則避恥故無恥也郭象云制於常則可去
興則可避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
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云導
德者此即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禮者以
象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齊之以禮
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
情有禮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而自
知恥則無刑而自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
以導之知恥則齊之德則齊之禮有恥且
政以制物則物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
避之矯則物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

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尊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
則皆用其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
也也郭象曰德謂道德也亦得合郭象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有所成立也
四十而不惑註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
命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註
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註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
者疏子曰至踰矩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
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
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

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入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所惑也。故孫綽云：「四疑惑也。」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治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云五十而知天命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及至五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必皆生而後成，遂推天命之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後成，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繫其理，不以窮通易其志也。」云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卽解微言。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是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卽解微言。」

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德也。行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曰耳順也。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說八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也。說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于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諡也。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也。」

對曰無違註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

樊遲故告之也樊遲弟子樊須也樊遲曰何謂也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子孟懿

至以禮問孔子為孝之法也云子曰無違者孔子答

也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

樊遲孔子弟子樊須也字子遲御也謂樊遲

孔子前答懿子之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而他日

樊遲為孔子御車孔子欲使樊遲為孟孫解無違

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也

云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不曉無違之旨故反

問之何謂也云子曰云者向樊遲釋無違之旨也

孟孫三家僭濫違禮故孔子特舉之也故衛瓘云三

此三事為人子之大禮故特舉之也故衛瓘云三

家僭修皆不以禮也故以禮答之也或問曰孔子

何不即告孟孫乃還告樊遲耶答曰欲厲於孟孫

言其人不足委曲即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

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一云孟孫問時

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遲

御時而告遲也註孔安國曰至諡也云魯大

夫仲孫何忌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忌是其名也然

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份自釋

也云懿謚也者諡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

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為名稱猶

如經緯天地曰文撥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註馬融曰武伯

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

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疏孟武伯問至之憂

者孟武伯懿子之子也亦問孔子行孝之法也云
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答也其於人子也言
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父母憂也若
已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
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註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子

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註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

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

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

也疏子游問至別乎云子游問孝者亦問行孝
法也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答也今

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為體以敬為先以養為後
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
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
皆能有養者此舉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為
人守禦馬能為人負重載人皆是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
乎者言犬馬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
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為殊別乎苞氏
曰至畜之也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
也者唯不知敬與人為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
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
於犬馬也云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
若養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
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後通也言人
畜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豕
畜之也者又言人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
也敬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注苞氏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

色乃為難也注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注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

注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

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疏子

問至孝乎云子夏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

曰色難者答也色謂父母顏色也言為孝之道必

須承奉父母顏色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

其色故曰難也云有事弟子服其勞者此以下是

易而非孝子之事也云有事謂役使之事也弟子謂

為人子弟者服謂執持也勞勞苦也言家中酒

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於勞苦也云有酒

食先生饌者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

酒食則弟子不敢飲必以供飲食於父母也云

曾是以為孝乎者曾猶嘗也言為人子弟先勞後

食此乃是人子之常事最易處耳誰嘗謂此

為孝乎言非孝也故江熙稱孝或曰勞役居前酒食

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然此四人問孝

是同而夫子答異者或隨疾與藥或寄人弘教也

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云問同而

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

行又沈峭云夫應教紛紜常係一引經營流世每

存急疾今世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

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注

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然禮唯呼師為先生謂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二十二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孔安國曰回弟子

也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

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

以發回也不愚也註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

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疏子曰至愚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此章美顏淵之德也回

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達之稱也自形器以還名之為有賢人所

體也今孔子終日所言即入於形器故顏子聞而

即解無所諮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

故繆播云將言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

言愚也云退而云云者退謂回聽受已竟退還其

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顏私與諸朋友談論也

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人眾講說見回不問如似

愚人今視回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足發

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聖奧振起風訓也回

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美顏又曉眾人未達者也

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美顏又曉眾人未達者也

問而顏回默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註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

由註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

哉人焉廋哉註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

安有所匿其情也疏子曰至廋哉此章明觀知

以用也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當先視其即

日所行用之事也云觀其所由者由者經歷也又

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事也。云察其所安者。察謂心懷付測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或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向安。定見於貌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視由言觀。安言。察者。各有以也。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付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為難。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為深隱。故云。察也。云人焉。度哉。人焉。度哉。者。焉。安也。度。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德行。則在人情。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也。疏子曰至師矣。○此章明

使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煇之新。不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煇之新。不

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以也。若學能日知。所長。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為師也。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唯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註溫尋也。○溫是尋繹之義。亦煇煇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註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

無所不施也。疏子曰君子不器。○此章明君子之

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理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孔安國曰。

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疏子貢問至從之。○

問施何德行而可謂為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答云君子先有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一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楷故凡有言皆謂乎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註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

比也小人比而不周疏子曰至不周也此章明君

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為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並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適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為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為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

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則是親雖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為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註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

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註不學而思終

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疏子曰至則殆也此章

思則罔者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而無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

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

疏子曰攻乎異端

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其經也。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雜學于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而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為害之深也。○**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有統統之本也。謂皆以善道為本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雖所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諸子百家。並是虛妄。其理不善。無益教化。故是不也。同歸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註**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疏子曰至知也。○此章抑子路兼人之性。好以不知為知也。孔子將欲教之。故先呼其名也。云誨汝知之。乎者誨教也。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欲教汝知之。文章乎。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云是知也。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也者。若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云知此乃是有知之。此則是一通云。孔子呼子路而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人知之也。

子張學于祿。**註**鄭玄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

子張也。干求也。祿。祿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註**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

猶慎言之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註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註**鄭玄曰言行如此

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疏**子張學至中矣云云

祿位也弟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云

曰多聞闕疑者答求祿術也疑疑惑之事也言人

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

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闕而莫存錄故云多

聞闕疑云慎言其餘者其餘謂所存錄不疑者何

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

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

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

平之言少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

若眼多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

其餘者其餘謂自所錄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

殆者而所餘不殆者亦何必並申其理故又宜慎

行之也云則寡悔者悔恨也既闕於危殆者又慎

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

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其餘若能言少過失

行少悔恨則祿位自至故云祿在其中也故范甯

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祿乃致祿之道

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有顏回

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

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為得祿者也**註**鄭玄

曰至道也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祿

若忽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祿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註**苞氏曰哀公魯君之謚也

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註**苞氏曰錯置也

舉用正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

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問哀公問至不服○云哀公

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

也云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答哀公

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

當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為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

易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

委曲邪佞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為官位為廢

置邪佞之人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

故也故范甯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

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

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服也

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至矣而

好耳目之悅群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

也此問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註孔安國曰魯卿

季孫肥也康謚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註苞

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

忠註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

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苞氏曰舉用善人而教

不能者則民勸也疏季康子問至民勸○云季康

其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獎所以問

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

何云子曰云者答使為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

如草從風也臨謂以高視下也莊猶嚴也言君居

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為敬其上則民皆

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母下慈民人則民皆

盡竭忠心以奉其上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

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二十一

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則民競為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註苞氏曰或人以為居位

乃是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

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註苞氏曰孝于惟

孝者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

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耳疏或謂至為政

或者或有一人木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官

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栖遑故問孔子曰何不為政

處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並尚書言也引

書以答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

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為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

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為政也

云奚其為為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言施

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

用為官位乃是為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

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政復何者為政乎引

周書所以明政也苞氏曰至同耳云存孝道故孔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註孔安國曰言人而無

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

之哉註苞氏曰大車牛車輓者輓端橫木以縛扼

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軌者輓端上曲拘衡者也

子曰至之哉○此章明人不可失信也云人而無

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終為不

可故云不知其可也云大車云云者此為無信設

譬也言人無信則如大小之車由於輓軌而無信

行也若車無軌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

則何以得立哉故江熙稱彦升曰車待輓軌而行

猶人須信以立也註苞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

謂他才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輓者輓端橫木以縛

扼者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輓者輓端橫木以縛

輓頭安扼與今異也即時車扼用曲木駕於牛脰

仍縛扼兩頭者輓也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於兩

時頭又別取曲木為扼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

馬牽車扼猶如此也云小車駟馬車也者馬

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牽一車即今龍旂車

是也云軌者輓端上曲拘衡者也者衡橫也四馬

之車唯中央有一輓頭拘此橫者輓駕四馬故先

此曲者為軌也所以頭拘此橫者輓駕四馬故先

橫一木於輓頭而縛扼著此橫使牽之不脫也猶

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扼軌裏使牽之不脫也猶

即時龍旂車輓端為龍置橫在龍頭上曲處

也鄭玄曰輓穿輓端著之軌因輓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

可知也註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

文質三統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馬

疏 世謂張問十代至知也。云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
法不可得。逆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
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後。云者。孔子舉
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夏禮。及損益。復禮。可知。證
得。而有所損益者。亦事可知也。云其或也。言或繼周而
禮。及有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言或繼周而王者
既。王相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言或繼周而王者
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言或繼周而王者
統。也。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
殷。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
事。為。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義。禮。智。
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
信。也。土。為。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
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為。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為。義。
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為。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為。義。

信。有。照。了。之。德。為。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恒。不。可。暫
捨。故。謂。五。常。也。雖。復。時。移。世。易。事。歷。今。古。而。三。綱
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世。世。相。因。百。代。仍。襲。也。云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夫。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
改。質。文。再。而。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為。教。者。則。次
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後。君。則。復。質。者。則。後
君。則。復。文。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後。君。則。復。質。者。則。後
損。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為
政。所。尚。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一。周。也。夫。人。君。為
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
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胡。者。蘇。也。革。也。言。萬
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又。禮。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
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
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又。曰。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
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尚。赤。以。夜。半。為。朔。也。
鳴。為。朔。以。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也。
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
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

論語集注疏卷之一

三十一

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甲而
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十二
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
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之下。萬
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
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道。但改日月也。
耳。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者。非改於月。不言正日。而
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為正也。天
質。地。文。周。及。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
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如。此。然
舊。問。云。夏。用。建。寅。為。正。物。初。出。色。黑。故。尚。黑。今。就
草。木。初。生。皆。青。而。云。黑。何。也。舊。通。云。物。初。出。乃。青。
遠。望。則。黑。人。功。貴。廣。遠。故。也。且。一。日。之。中。天。有。青
時。故。取。其。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為。正。是。三。王。為。上
代。已。有。舊。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三。代。時。相。統。
故。須。變。革。相。示。也。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三
猶。正。也。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顓。頊。為。人。統。

言言一角身正之

三十一

帝。嚳。為。地。統。帝。堯。是。為。嚳。子。亦。為。地。統。帝。舜。為。天。
統。夏。為。人。統。殷。為。地。統。周。為。天。統。三。正。相。承。若。連。
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為。始。者。三。才。須。人。乃
成。是。故。從。人。為。始。也。而。禮。家。從。夏。為。始。者。夏。是。三
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為。正。者。于。時。萬
物。不。齊。莫。適。所。統。也。○**注**。馬。融。曰。至。知。也。○**云**。物
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
也。○**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
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
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
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有。因。有。變。各
有。其。常。以。此。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註。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
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註。
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疏。

論語集注卷之十一

三十一

子曰至勇也。○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諂橫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欺非禮人若非已祖考而祭之是為諂求福也。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者。義謂所宜為也。見所宜為之事而不為是無勇也。敢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一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江端氏藏

魏何晏集解

梁皇侃義疏

日本根遜志校正

論語八佾第三

疏

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

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為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為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

馬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

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

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

舞之。故孔子譏之也。**疏**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

四。士二。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

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

舞之。故孔子譏之也。**疏**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也。稱評者。評論之辭

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

子所譏皆譏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

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

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

穆矣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

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

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

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疏三家至之堂云

又譏其失也三家即是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

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

使樂人先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

祭竟亦歌雍詩以前是記者之言此是孔子語也孔

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諸侯也

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侯也

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盡敬

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

於其家之廟堂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

後那亦歌此曲耶答曰既用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

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此

僭魯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

叔孫季孫也者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嫡子

莊公為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牙之後季孫是季

友之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

詩言集解卷之二

氏並是桓公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家是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周頌云云者。天子徹祭。所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又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宜微。故歌之以樂神也。○苞氏曰。至堂耶。○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故是二王後也。云穆穆云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註**苞氏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疏**此子曰至樂何。氏

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苞氏曰。易。

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

易。不如哀戚也。**疏**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

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竟。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

儉之中不得中者皆為失也然為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誠當時也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註苞氏曰諸夏

中國也亡無也疏子曰至亡也○此章重中國也○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故孫綽曰諸

夏有時無君道不都喪夷狄強者為師理同禽獸也釋惠琳曰有君無禮不如有禮無君也○刺時季氏可君無禮也○註苞氏曰諸夏中國也○謂中國

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為夏也諸之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註馬融曰

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

祭泰山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

止也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註苞氏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

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祭之也疏○季氏旅至放乎

泰山者又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

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季氏濫祀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諫止其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謂季氏豪僭。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說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助語也。孔子曰林放尚能問禮本。况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合歆。此非禮之祀也。非若遂歆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林放也。祀也。既必無歆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註**馬融曰。至禮也。○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註**馬融曰。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安國曰。言於射而

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註**馬融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也。

疏子曰。至君子。○此章子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無所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使人員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若形容不合禮。節奏者。黜其君。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

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而飲者謂射不如者敬養所以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飲於不如者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已勝為能不以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不能彼病故是疾病故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養彼病故云敬養也而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辭以疾懸弧之義也而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灌灌猶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為敬辭也云其爭也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攘臂厲色今此射雖心止不忘中而進退合禮更相辭讓跪授跪受不乖君不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註**王肅曰至飲也○**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也君不及王意也○**註**馬融曰至爭也○此證其爭也君以筭表之若中凡情得勝多故自為矜貴今射則筭少故云少筭也

雖多筭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筭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謙卑以自無爭非今人所安聊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收後已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樂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於禮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畧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已所謂禮敬之道也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取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己而己因稱此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

之證益明矣。范甯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註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

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

素。註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

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

禮以成也。曰：禮後乎。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

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故曰禮後乎。子曰：起

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註苞氏曰：予，我也。孔

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疏子夏

已矣。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人，不答。故衛

人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答。故衛

人則笑巧而貌倩然也。美目之笑貌也。言人可

憐，則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然也。素白也。

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間，五采使成文章也。言

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

白分間，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

何謂也。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答子夏也。

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

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衆采，然後素也。必用

白色以分間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

曰：禮後乎者，子夏聞孔子云：繪事後素，而解特喻

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者，

起發也。予，我也。後用禮，故云：禮後乎。而子夏仍知

論語集注卷之二

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苦貧而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也。則是非但
 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故曰告諸往而
 解孔子言亦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
 知來者禮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政是以素喻禮。子
 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無所廣。故云
 起予而不云知來也。此上至逸也。云此上
 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美目。即見衛
 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者。素以爲絢之
 文也。又刺縫成文。則謂之
 繡。畫之成文。謂之爲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
 不足徵也。(註) 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
 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

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 鄭玄曰：
 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下此二國之君。
 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疏) 子曰：至之矣。此章明夏
 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
 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
 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婁公於杞。當于周末
 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
 君昏闇。不足與共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
 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
 禮。即孔子往宋所得乾坤之書也。宋殷之後所封
 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湯之
 禮。吾亦能言。但于時宋君昏亂。不足以與共成之
 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
 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
 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

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

禘禘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

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

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為逆祀躋僖公亂

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至之矣此章明魯

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蒸又

謂為禘論之不同今不具說且依注梗概而談也

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禮禘必以毀廟之主陳在

太祖廟未毀廟之主亦升於太祖廟序昭穆而

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列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

室中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逆祀尸主翻次

出堂於灌時未列昭穆也○往猶後也○不言禘禘

者隨兩時所見也○孔安國曰至之矣○云禘禘

之禮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為昭在太祖廟堂太祖

南向太祖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

陳在北者曰昭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

者明也尊父故曰明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

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義云禘禘禮同皆取毀

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穆在太祖廟堂也

云灌者云者鬱鬯黃鬱金之草取汁釀黑秬一

曰秬米者為酒鬱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為鬯亦

為鬱鬯也若又擣鬱金取汁和莎泚於此暢則呼

龕前東向東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

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以珪璋用玉氣酌瓚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宰執璋瓚亞灌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璋乃後迎牲案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魯為云云者躋升也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傳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而立閔公為君則僖為臣事閔閔薨而僖立為君僖後雖為君而昔是經閔臣至僖薨列主應在閔下而魯之宗人復父弗忌佞僖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升僖於閔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

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

乎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

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疏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聞孔子

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云

子曰然者若依舊說而答之則魯乖禮之事顯若

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為魯諱故云不

也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

子為國諱而答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千載之後

言禘禮為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

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

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

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
此也此孔子掌中也云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
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中掌又以手
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
子自指其掌也○**註**孔安國曰至
諱也○臣為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

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

之故不致敬於心與不祭同也**疏**祭如至不祭○

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為魯祭
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
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
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

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
既並須如在此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己義也孔子
言我或疾或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
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註**孔安國曰言
事死如事生也○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
所好樂嗜欲事如生存時也○**註**孔安國曰謂
祭百神也○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
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
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神無存沒期之後既云祭
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後既云祭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
國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內也以喻近臣也竈以
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
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

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疏王孫賈問至禱也。

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內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內隱奧，無事恒尊者，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為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執政為一國之要，能為人飲食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為衆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與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為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寵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識賈之詐，故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為曲情以求於汝。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祈禱。衆邪之神也。○註孔安國曰：至之也。○王孫賈衛大夫也。○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

是時仕衛為大夫也。云欲使云云者，昵猶親近也。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之也。○釋樂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釋樂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註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者，周代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乎文章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為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子入大廟。註苞氏曰：大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

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鄰。孔子父叔梁紇

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

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

之當復問。慎之至也。疏。廟者大廟。周公廟也。孔子

仕魯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大廟中

事及物。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

云者孰誰也。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

子為鄰人子也。世。人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

禮者。自當適識一切不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

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謂鄰人子知禮乎。云

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譏己多問。故釋

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脫。愈知愈

問是敬慎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

也。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

和頌。合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

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

之和容也。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為力

為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

科也。疏。子曰至道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射者男子

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為棚。而用獸皮。怙其中

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主皮也。然射之為禮。乃須

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
 然後以中皮為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
 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解
 之云射不必在皮也云為力不同故孔子為力謂
 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一使其強弱為科
 品使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一使其強弱為科
 弱三科與古為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
 者射不主皮及為力不同科二事皆古有也
 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至為之○云
 射有五善者引周禮鄉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
 也云一曰身體和志體和也志謂將射必先正志
 志和則身體和志體和也云二曰容儀也容儀也
 儀也者二則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云
 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
 於質質即棚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
 樂言雖能中質而放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
 合也天子以駒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
 采蘋為節士以采芣為節故孔子曰何射以

聽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云五日興武與舞同
 也者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
 興相會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
 會也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有三侯者侯即射
 棚也謂棚為侯者天子中之以威服諸侯侯中
 之則得為諸侯故禮云射為諸侯也尚書云侯以
 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為之者三獸之皮各為一
 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之皮今取
 射之示能伏服猛也天子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
 猛虎諸侯射熊卿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
 別語便無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註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
 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
 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

也。羊七禮遂廢也。疏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

君每月旦於廟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

大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廟並用牲

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

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

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

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餼者腥羊也腥牲曰

餼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腥羊也腥牲曰

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

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不欲去羊者君雖

不告朔而後人見有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有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愛其羊我愛其禮。註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

也。羊七禮遂廢也。○疏子貢欲至其禮。○云子貢欲

君每月旦於廟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

大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大廟並用牲

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

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

之舊官猶進告朔之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

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餼者腥羊也腥牲曰

餼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腥羊也腥牲曰

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

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不欲去羊者君雖

不告朔而後人見有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

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

有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

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疏子貢曰至諂也。○當

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

翻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論語集解後疏卷之二

十六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禮故云我愛其禮也。○鄭玄曰使人見羊知其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註孔安國曰定公魯

君謚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

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定公問至以忠○云定

父也亦失禮而臣不服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

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

子答因斥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

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

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孔安國曰樂而不

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疏子曰至不傷○云

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

橫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

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為政風之美耳非為

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注熙云樂在得淑女疑

於為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

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

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

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

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

哀而不傷也○鄭玄曰樂

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

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減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

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

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

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註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註苞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答。註苞氏曰。事既往。不可復追。非答也。孔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

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哀公。社稷也。哀公。我。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鄭論本云。問主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栢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氏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諷哀。

公使改德修行。故因於答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用粟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粟。謂種粟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粟。而民不戰栗。何也。然謂曰為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云子開之者。孔子聞宰我。說使民戰栗之言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也。言種粟是隨土所宜。此成事不說者。聞而譏宰我也。言種粟是隨象。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為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畢。遂此豈汝之言。可諫止也。云既往不答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為他說。若餘人為此說。則為可答責。今汝好為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復追。答汝也。是答之深也。猶於予與何誅之類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土生。土生也。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土生。松。殷居亳。亳宜栢。周居鄴。鄴宜栗也。云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者。本在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

和諧也。皦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

矣。註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

於三者也。疏子語至成矣。○云子語云云者。魯大

不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也。魯國禮樂崩壞。正音

故云樂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

是所語可知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

習而盛也。云從之純如也者。從。放縱也。言正樂始

奏。翕習以後。又舒縱其聲。則純一而和諧。言

不離析散逸也。云皦如也者。雖純如而如一。其

音節又明亮皎然也。云繹如也者。繹。尋續也。言

聲相尋續而不斷絕也。云以成矣者。奏樂如此。則

是正聲一而成也。○三者純。皦。繹。縱之至

三者也。○三者純。皦。繹也。

儀封人請見。註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

曰。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

註苞氏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

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

矣。註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

將喪也。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

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

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

也。疏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

也。封人。守衛邑之壻吏也。周人謂守封疆之

人為封人也。時孔子至衛。而封人是賢者。故請諸

制樂名韶也。夫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美又盡善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註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註不釋盡美，而釋盡善者，釋其異也。○註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註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疏子曰：至之哉。○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為君居上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為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為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為非禮。故

孔子所不欲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疏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升達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示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註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註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也。
疏子曰：至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也。

云里仁為美者，里者，民之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百里外至二百里為之六遂，遂中五家為鄰，五

鄰為里。四里為鄩。五鄩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仁者博施濟眾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以為美也。里仁既為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流。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况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註**仁地為美。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夫美未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註**孔安國曰。久。困則為

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

安仁。**註**苞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

智者利仁。**註**王肅曰。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

也。**疏**子曰。至利仁。○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斯濫為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為驕溢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疏**王肅曰。至之也。○知仁為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

審人之好惡也。**疏**子曰。至惡人。○夫仁人不佞。故

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亦得為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

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苟。誠也。

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為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

註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

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時

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

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以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

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

名為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

顛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僵仆也。

雖急遽僵仆。不違於仁也。疏子曰。至於於是。○云富

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為他所崇敬。財多。則為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事。故云。是

凍餒此二事者為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
 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
 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
 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僉不可除去我正道而
 更作非理處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
 名者此更明不可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
 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為君子者政由我為
 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
 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終
 食之間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間亦必心
 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
 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
 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僵仆之時雖身致僵仆亦
 必心不違於仁也○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
 有至之也○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已分
 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願安貧不更他方

橫求也○
 也○僵仆猶倒路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
 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
 仁者加乎其身
 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
 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
 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
 足者也
 註孔安國曰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
 者耳我未見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
 未之見也
 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

論語集注卷之二

為仁故云為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

未見好仁者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

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不能自行也云惡不仁者

又言我已憎惡之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

廉恥見仁者既不為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

猶如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為德之上無復德可加

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可以尚之也云惡

不仁者其為仁矣者即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

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即是仁故云其為仁也云不

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此是惡不仁者之功也言

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

非言惡不仁之事如陵於己身而能惡於仁者不

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仁者不

曰使不仁者之人以非理如陵不仁者之身也

欲使不仁者之人以非理如陵不仁者之身也

身然後仁道無過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

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一日能行仁者之言

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

未見有此人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之則力必足

也云蓋有之也如前解也○註孔安國曰至優

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註孔安國曰至優

恐為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註孔安國曰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

也。疏 子曰。猶失也。黨類也。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過

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

人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若觀過之

人。有仁心。人。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故云觀過

斯知仁矣。○孔安國曰。至仁也。○仁。故云觀過

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

者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者。以。惻。隱。為。誠。過

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仁。者。以。惻。隱。為。誠。過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註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

也。疏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歎世無道。故言設

為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為行道也。濟民。以道。非

道不行。且明已。憂世。不為身也。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 子曰

至議也。○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

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

其共行仁義也。季充曰。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

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為者。乃使家人

忘其負。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註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

之所。在也。疏 子曰。至比也。○范甯曰。適。猶厚薄

唯仁義。是親也。也。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

是親也。也。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

是親也。也。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

子曰。君子懷德。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註孔

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註孔安國曰。安於法也。

小人懷惠。註苞氏曰。惠。恩惠也。疏子曰。至懷惠者。

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有德之事。云。小人懷

土者。小人不貴於德。唯安於鄉土。不期利害。是以

安之不能遷也。如風靡草。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

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

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軌

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

風。博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

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

樂其俗。隣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

犬王在岐下。輦成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

土。而謂之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小人。安於法

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小人。安於法

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也。小人不安於法。

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

懷刑。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

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

也。也。以遣徙為難。不慕勝而歎遷也。重猶難

子曰。放於利而行。註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

行之者。也多怨。註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疏子曰。

怨。多。行者也。云。放於利而行者。放。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註何有者。言不難也不

能用禮也。子曰至禮何。云能以禮讓為國乎。

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

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

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

為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

能盡禮讓。則下有爭心。雖刀之未。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

也。註。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也。疏曰。子

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

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

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者。

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知也。故云不患莫

才已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孔安國曰。

直曉不問。故答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

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云

欲語之參。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

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

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教化之道。唯

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

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

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

-2 229 35 875" data-label="Text">

執一統眾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

謂盡中心也。恕，謂付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已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同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者，其唯恕也。行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也。

疏子曰：至於利。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故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註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疏子曰：至省也。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礪與

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註

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己，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己之諫也。疏子曰：至

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

致極而諫，雖復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額頤也。云見志不從己，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違距於父母之志也。待父母况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

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入。起敬起孝。說至百。則已不敢辭。已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夫諫之為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失。不隱。君之過。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並為可疑。舊通云。君親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父。幾微諫。而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則亦不得。是知並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為過。犬甚。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真。豈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

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共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恒為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閻沒。女寬言父之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書。非復常準。苟取權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如向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隱。無可隱。故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註。鄭玄曰。方。猶常也。

疏。子曰。至有方。方。常也。曲禮云。為人子之禮。也。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

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疏子曰。

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為定。故為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知年之事也。知父母之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註孔安國曰。至懼也。○亦得如向解。又一釋。若父母年高。所以喜。見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見

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克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獻樂以排憂。進歡而弔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註苞氏

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

疏子曰。至逮也。○躬。身也。逮。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

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

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疏鮮子曰至鮮矣也言以儉

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眾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註苞氏曰訥遲鈍也

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疏子曰至於行○訥遲鈍也

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註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

隣是以前孤也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隣○言人有

里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云隣報也言德行不孤矣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善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隣也疏亦不以至孤

也○於前解為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註孔安國曰

數謂速數之數也疏子游曰至疏矣○斯此也禮

而見君此必致取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必致危辱朋友

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

計數必致疏絕也疏孔安國曰數謂

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small>訥者讷也。言不華也。</small>	<small>敏者速也。言不詳也。</small>	<small>君子欲其言之不華而行之不遲也。</small>	<small>言欲遲而後行。行欲速而後言也。</small>	<small>言欲遲而後行。行欲速而後言也。</small>	<small>言欲遲而後行。行欲速而後言也。</small>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二



